

Ximurong

席慕蓉
著

有月亮的晚上

Youyuejiang De Wanhang

云南出版集团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席慕容
手绘插图
珍藏散文集



席慕蓉
手绘插图
珍藏散文集

Ximurong

席慕蓉

著

Xoeyueliang De Wan shang

有月亮的晚上

● 云南出版集团
● 云南人民出版社

「回顧」固然可以讓我

重溫那些如水的月色，

但是，如果只堅持不斷

地「回顧」下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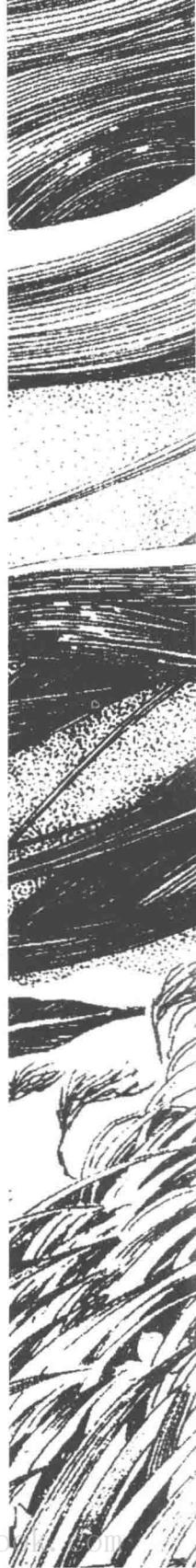
終于會使我錯過了我的

今夜，

和這一夜里滿天的星光。



J.HS 1981



篇一

槭树下的家

我只想回到这个对自己是那样熟悉
和那样亲切的环境里，
在和自己极为相似的人群里停下来，
才能够安心地去生活，
安心地去爱与被爱。



目

录

篇一 槭树下的家

- 爱的絮语 / 001
槭树下的家 / 005
夏天的日记 / 010
主妇生涯 / 016
星期天的早上 / 022
谜题 / 026
花的极短篇 / 032
月色两章 / 037
同学会 / 041
姐姐的歌声 / 045
说梦 / 050
心灵的对白 / 056
我的泪水 / 061
标本 / 067
一个春日的下午 / 072
花事 / 079
丰饶的园林 / 089
黄粱梦里 / 093

篇二 有月亮的晚上

- 窗前札记 / 103
有月亮的晚上 / 108
池畔 / 113
丰收 / 117
忧天三问 / 125
岛上三则 / 129
夏夜的记忆 / 132

篇三 桔子花

- 回顾所来径 / 139
我的选择 / 141
孤独的行路者 / 142
严父 / 143
贝壳 / 144
荷叶 / 145
马樱丹 / 147
鸡蛋花 / 149
十字路口 / 151
台湾百合 / 153
争夺 / 155
桔子花 / 157
唯美 / 159

篇四 孤独的树

- 桐花 / 165
眠月站 / 168
飞翔 / 171
独白 / 173
镜里与镜外 / 176
给我一个岛 / 178
天真纯朴的心 / 181
书与时光——写给栋栋 / 183
孤独的树 / 186
此刻 / 188
我的抗议 / 190
寒夜 / 192
开端 / 194
雾里 / 196
山芙蓉 / 199
绿水·天祥 / 201
山草小住 / 204
本分 / 206

爱的絮语

1

丛林中吹过细碎的风，我的孩子从梦中醒来了。双颊温香如蔷薇，黑亮的眼睛在四处搜索、探寻。那神情从睡意蒙眬变为惊奇，变为惶恐，再变为忧伤，一直到忽然间看见了她的母亲。于是，笑意霎时从整朵粉红的小蔷薇上荡漾开来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她满足地轻声呼唤我。

而我遂温柔地俯身就她的呼唤，一如亘古以来所有的母亲。

2

在孩子不听话时，我心中充满了懊恼，停止了呼叱，我独自扶着头，坐在角落里，疲倦地流泪了。

而那在一秒钟之前还在疯狂状态的顽童忽然安静下来了，远远地，她用

又清又亮的眼睛注视着我。然后蹒跚地爬过来，攀住我裸露的膝头，那温热的小手掌试着要拨开我的双手，“妈妈？”“妈妈？”

唯一的字汇可以有多少种变化！妈妈，你别哭了。妈妈，我不再闹了。妈妈，我后悔了。妈妈，我爱你！

3

在从前，玫瑰对我象征甜美的爱，而在今天，它代表危险，因为，它的刺会伤害我的孩子。

在以前，奔跑对我是一种享受。而在今天，我必须慢慢地走，因为我的孩子的脚太小太弱了。

当我是少女时，我怕黑，怕陌生人，怕一切可怕的事物，但当我今天成为母亲时，为了我的孩子，我变成为一只准备对抗一切危险的母狼。

4

孩子，你是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边的？

是跟着待产室窗外的曙光来的吗？

还是再早一点，在上一个春天，在那个胖医生向我恭喜时来的吗？

还是更早一点，在我和你的父亲忽然发现屋子太冷清，而邻居婴儿的笑声太可爱时，你已在我们心中成形了呢？在我们的渴望中，你已开始微笑了呢？

而今天你来了，你没让我们失望，果然长得和我们渴望的一模一样。

5

父亲回家了，孩子在门里看见，便跳跃着叫：“爸爸，爸爸。”

然后，两只白胖的小手举起她父亲的拖鞋，东歪西撞地跑到门边，一边叫着：“爸爸鞋鞋，爸爸鞋鞋。”

那个辛苦奔波了一天的父亲，在一进门的这一刹那就获得满足的补偿了。

6

孩子在小床上说梦话：“妈妈打。”然后又翻身睡着了。

但她的被惊醒的母亲却在大床上支着颐，俯视着孩子的小脸，再也无法入睡了。

亲爱的孩子，难道妈妈真的是这样凶，让你在睡梦中也不得安宁？你不是妈妈最盼望的礼物吗？你不是妈妈最珍贵的财产吗？当妈妈听到你第一声的啼哭时，那喜悦和感恩的泪水不是曾夺眶而出吗？

为什么，竟然因为不愿意忍受你的自主，你的智慧的成长，或者只因为妈妈疲倦了，便恫吓你，对你生气。孩子，妈妈对不起你。

7

风和日丽，父亲和母亲带着孩子出来散步。街上的人和平常一样，忙着做自己的事。脚踏车店的学徒在补车胎，米店的老板娘在扫走廊，学生在等公共汽车上学校，每个人都和平常一样。

但是，父亲和母亲却不住地向人点头微笑，因为他们正带着那个美丽的

孩子出来散步，所以，要不断地用谦虚的微笑来掩饰心中的骄傲和自豪。

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八日

的槭家树下

我先是被鸟的鸣声吵醒的。

是个夏日的清晨，大概有几十只小鸟在我窗外的槭树上集合了，除了麻雀的吱喳声之外，还有那种小绿鸟的嚶嚶声。我认得那种声音，年年都会有一两对小绿鸟来我的树上筑巢，在那一段时间里，我每天都能听到它们那种特别细又特别娇的鸣声，听了就让我想微笑、想再听。

屋子里面还留有昨夜的阴暗和幽凉。窗帘很厚，光线不容易透进来，可是，我知道，窗户外面一定有很好的太阳，因为，从鸟的鸣声里，可以听得出来它们的雀跃和欢喜。

而且，孩子们也开始唱歌了，就在我的窗下。仔细分辨，唱歌的人有的是坐在矮墙上，有的是爬在树上。他们一面唱一面嬉笑，那种只有孩子们才能发出的细嫩的歌声，还有不时因为一种极单纯的快乐才能引起的叽叽咯咯的笑声，让睡在床上的我听了也不禁微笑起来。原来，早起的孩子和早起的小鸟一样，是快乐得非要唱起歌来才行的啊！

在这些声音里，我也听出了我孩子的声音，对一个母亲来说，自己孩子的声音总是特别突出、特别悦耳的。一早起来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那么好笑的，那样清脆和圆润的笑声，真有点像荷叶上的露珠，风吹过来时就滑来滑去，圆滚滚的、晶亮亮的，一直不肯安静下来。

然后，忽然间传来一声低沉的喝止：“小声一点！你妈妈还在睡觉。”

那是一种低沉而宽厚的男中音，是比我起得早的丈夫出去干涉了。其实，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醒了，可是我愿意假装安静地躺在床上，享受着他给我的关怀。

在阴暗和幽凉的室内，在我们干净而舒爽的大床上，我一个人伸展着四肢，静静地微笑着。把脸贴近他的枕头，呼吸着我最熟悉的气息，枕头套的布料细而光滑，触到我的脸颊上有一种很舒服的凉意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的亲人，我热烈地爱着的生命和生活。我虽然知道在这世间没有持久不变的事物，虽然明白时光正在一分一秒地逐渐流失，可是，能够在这一刻，能够在这个夏天的早上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幸福，一种几乎可以听到、看到和触摸到的幸福，我恐怕是真要感谢窗外那十几棵的槭树了。

在房子刚盖好的时候就种下的这些槭树，长得可真是快，七八年前只有手臂样粗细的幼树，现在却个个都是庞然巨物了，跟着四季的变化，把我们这栋原来非常普通的平房也带得漂亮起来。它们实在很漂亮也很尽责，春天时长出好多软软的叶子，绿得逼人，一簇簇的小花开得满树，在月亮底下每一小朵、每一小簇好像都会发亮。夏天时给我们整片的浓荫，风吹过来，说要多凉就有多凉。秋来时可以变得很黄很红，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摘下一两片。到冬天的时候，满树的叶子都落了，屋子里就会变得出奇的明亮，而那些小绿鸟留下的窝巢就会很醒目地在枝丫之间出现了。孩子们爬上树去拿了下来，当作宝贝一样地献给我，小小的鸟窝编织得又圆又温暖，拿

在手上虽然没有一点重量，却能给人一份很扎实的快乐。

对我来说，我的这一个槭树下的家，和它的小小窝巢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！

我越来越爱我这个家了。仔细想一想，从小到大，我好像从没能在什么地方久住过。年少的时候，爱向朋友吹嘘，扳着指头向他们数我走过的地方和搬家的次数，越数越多、越数越兴奋，让那些从来没离开过家的朋友们听得一怔一怔的，我就会越发地眉飞色舞起来。

长大了以后，慢慢地懂了，遇到有人问起，也不大爱说了。心里面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闷闷的感觉，好像有一种委屈，也有一种不安，更有一种渴望。渴望的是什么，自己也不大清楚，不过倒是常常会做着一种相似的梦。在那种梦里，我总是会走到一扇很熟悉的门前，心里面充满了欣慰的感觉，想着说这次可是回到家了，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了，再也不走了，然后，刚要伸手推门，梦就醒了。

每一次都是这样。只要是梦到回家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刚要推门、刚要看清楚家的面貌、刚要享受归来的快乐，梦就醒了。

在小的时候，家对于我来说，就是父母所告诉我们的那些祖先所传下来的美丽的故事，就是那一片广大的原该属于我们的土地，小小的心灵因而总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其他人是不一样的。等到长大了以后，出了国门去到欧洲读书的时候，才恍然于民族之间真正的异同，才发现，原来不管我怎样恋念于那些美丽得如神话般的故事，不管我怎样耿耿于怀那失去的塞外芬芳的草原，命运既然把我安置在这里，一定有它的寓意，我真正的家应该就是这里了。我和所有的朋友一样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说着相同的话，怀着相同的心思，背负着相同的负担，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和身边的朋友们完全相同的人啊！

因此，在欧洲的学业告一段落以后，就强烈地想要回来。开始的时候，

长辈们并不太谅解，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再考虑一下。丈夫和我，两个人求学的过程一直很顺利，如果再多留几年，也许还能再多有一些发展。可是，我们两人一封又一封的信写回家，只希望能让我们回来工作。

终于，他的母亲同意了。接到信的那天晚上，布鲁塞尔正下着大雪，我和他牵着手在漫天雪花的马路上飞奔而过，一面跑一面笑，路旁有行人停下来微笑地注视着我们，我就向他们挥手，大声地说：“我们要回家了！我们可以回家了！”

真的，我那时候心里只有这一个快乐的念头。我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，更不认为我能有些什么贡献，我想回来的原因其实是非常自私的，流浪了那么多年，终于发现，这里才是我唯一的家。我只想回到这个对自己是那样熟悉和那样亲切的环境里，在和自己极为相似的人群里停下来，才能够安心地去生活，安心地去爱与被爱。

所以，这个槭树下的家，就该是我多年来所渴望着的那一个了吧。不过是一栋普普通通的平房，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，不过种了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。春去秋来，岁月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变化，而在这些极有规律的变化之中，树越长越高，我的孩子越长越大，我发现，原来平凡的人生里竟然有着极丰盈的美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我的心中因而常常充满了感动与感谢。

昨天傍晚，因为不放心后院里新移植的荷花，尽管从台北忙了一天回来，尽管天色已经很暗了，我仍然开了后门去探视。院子里很安静，荷花也无恙，这个时候，我听到在我身后的芭乐树上，在浓密的枝叶间，有小鸟扑着翅膀的声音。晚霞已从暗紫变成深灰，其他的小鸟们早就睡着了，只有这只小鸟在翻来覆去地扑着翅膀，大概是一只新来的吧，也许还不习惯。我屏息地站在树下，聆听着它小小的微弱的声音，好一会儿之后才慢慢静止，它终于睡

着了。在我的已经开始结果的高大芭乐树上，它终于有了一个还算满意的窝。

我想，到了早上，它一定会和那几十只在我窗前喧闹的鸟群会合，在槭树上唱一些快乐的歌吧，而在槭树下的孩子们，恐怕到时候也是一样会忍耐不住的。

我想，对着那样美丽的一个早上，任谁都不得不从心里唱起歌来的啊！